

景观学：从咫尺园林到大地景观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杨锐

○ 本刊记者 黄婧

作为“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载体，景观学（风景园林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相辅相成，是人居环境科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吴良镛先生说：“人居环境科学是一次思想变革，是酝酿中的科学革命，是一次社会运动，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在建筑与相关学科方面的觉醒。”景观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参与了这个伟大运动，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的景观学发展汲取了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营养，随着栖居时代的更迭，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需求不断改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中国景观学快速生长而又不断嬗变。在变革的年代，更加需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因此，我们拜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杨锐，听他盘点景观学往昔历程、正视现实困境、寻找学科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中国当代景观学的中兴之道，更是人居环境建设发展的创新之途。



杨锐

1989年~200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获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97年~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源保护和风景旅游研究所所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园林》副主编。研究方向：风景旅游规划设计；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区域景观规划。

景观是人居环境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记者：景观学都研究哪些内容？它与中国古典园林相比有哪些进步？

杨：景观学(也称风景园林学)对应的英文为 landscape Architecture，传统的景观学一般指园林 (Gardens or Gardening)。现代景观学一般认为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与古代园林相比存在三方面的转变。

首先是服务对象的变化。传统的园林多为王公贵族服务，现代景观学的服务对象则转向大众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其次是从单一尺度向全尺度的转变。传统园林——包括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尺度相对较小；现代景观学却是一个全尺度的概念。钱学森曾在《再谈园林学》中说，园林可分为六个不同观赏层次：小到观赏尺度仅几十厘



冬日什刹海



什刹海的晨曦

米的盆景艺术，观赏尺度是几米的园林窗景，或观赏尺度几十米到几百米的庭院园林；大至观赏尺度是几公里的颐和园、北海等园林，观赏尺度几十公里的黄山等风景名胜，甚至可以是几百公里范围的风光游览区，像美国的“国家公园”等。从大自然的缩影到名山大川，空间尺度跨度很大，但也有共性。从科学理论上讲，都是园林学，都统一于园林艺术的理论中。

第三是方法的转变。传统园林的研究方法以美学为主，而现代景观学早已超越美学的范畴，整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以景观学系为例，我们的课程设置中包含景观水文学、景观生态学、景观地学等学科，将自然科学和景观学相结合；同时还准备设置景观社会学、景观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的内容。

综合来看，现代景观学主要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将其落实在空间和时间上。景观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它应用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落实在土地规划和设计之中。钱学森认为，现代科学将会向交叉科学发展。景观学恰是符合这一特征的。它将在四个方面起到桥梁作用：人和自然之间的桥梁，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桥梁，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桥梁，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桥梁。

记者：景观对人居环境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两面的。就像一天中有白天和黑夜，家庭中有男人和女人，一只手有手心 and 手背，事物都由阴阳或刚柔两面组成。具体到城市，我们可以将建筑和城市看作阳性的，风景和园林看作阴性的，两者缺一不可。

此外，人居环境存在保护和建设两个方面。在人居环境建设中，建筑和城市规划“建”的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大一些，而景观学在“保护”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广义上的风景园林是城市之间的自然或半自然基底，在城市内建构筑间起到一种类似“胶合”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学是人居环境科学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景观规划设计这棵树有三个根：自然、文化和使用者

记者：现在景观设计存在哪些问题？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杨：不同阶段人居环境建设有不同特征。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以满足居住等功能为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人居环境的整体质量的要求会迅速提升，这时景观规划设计就应该跟上来。而现在景观学在理论准备、人才储备和实践应对方面都有许多不足，尤其是教育和理论建设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历史上中国的园林曾经达到过辉煌，现在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让这种辉煌重现。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景观”或者“风景园林”的理解还是偏窄。清华景观学学科的发展，要覆盖小尺度的景观设计和大尺度的景观规划，包括河流整治、绿地系统的建设、大地景观的规划等，使景观规划设计真正与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和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



纽约中央公园



记者：中国古代园林设计充满诗情画意，与诗文、绘画艺术有密切的关系，现在的景观设计是否还注重艺术性和内涵？

杨：如果把景观设计比做一棵树，这棵树的根有多深，枝叶就有多高。我认为我们既不能一味因循传统，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清华的老校歌中唱到：“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冶，殊途同归。”意思是要将古今、中西的经验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清华的传统，一方面把根扎下去，吸收中国传统美学、哲学、伦理学的营养，另一方面接受现代科学的阳光和雨水，使老树长出新芽，从而产生真正面向时代需求的、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作品。

景观规划设计这棵树有三个根：自然、文化和使用者。有的设计作品对传统文化汲取不够，有些设计作品会忽视地域文化特征，导致一些城市景观设计大同小异，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社会的因素，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独立存在。好的景观规划设计作品应该把精神和物质、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而现代社会功利性和物质性的一面影响了一些作品，使它们过分注重物质需求，忽视精神需求。

记者：从景观学的角度看，怎样对待人居环境中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

杨：“保护”和“利用”之间是一对张力的

关系。对待自然和文化遗产不应该是绝对的、消极的保护。如果能做好对其价值和载体的分析，充分利用好规划设计中的空间和时间手段，还是可以将保护和利用整合起来的。

自然和文化遗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混合遗产三种。在中国混合遗产非常多，比如泰山、黄山等风景名胜区，自然和人类文化的因素密不可分。拥有众多混合遗产是中国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在处理一处遗产地时，我们首先要分析它在历史、文化、科学、美学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通过哪些载体实现，载体之间有什么关系，遗产对所处环境有哪些要求，在此基础上将其保护起来，同时对能利用的空间区域谨慎地加以利用。

遗产地也像一棵树，它是一棵古树，而不是死树。不是标本或死去的东西。古树会发新的枝芽，这些枝芽来自老树的基因，而不是我们挂上去的塑料枝叶或强加上去的其它东西。只要把树的价值分析好，把树的根系保护好，古树是可以重新焕发活力的。

例如西安的北院门地区，在把传统东西留下来的同时，活力也很旺盛。北京的什刹海，安徽的屯溪老街等也都是将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例子。

记者：现在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在城市建设中是否存在牺牲景观，优先保证生活和工业用地的情况？



杨：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注重实体的建筑，而忽略绿地、园林或生态系统等景观的建设。事实上两者可以结合，并不需要因为城市建设牺牲绿地。

美国政府曾在19世纪中叶，曼哈顿土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规划出3.4平方公里的绿地建设纽约中央公园。该公园建成后成为纽约的空气调节器，如果没有它，曼哈顿可能不是一个适合人居的环境。而且，因为有了公园，其周边地价和房价已远远超过曼哈顿的其他地区。可见如果处理得当，绿地不仅能在生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影响方面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北京的朝阳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是很好的例子。它们不仅在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带来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绿地等景观建设并不只是花钱，还有很多正面影响。现在很多国家都提倡发展绿色GDP，我认为这个概念不应只局限于绿色产业，绿地和生态系统建设也应包含其中。

记者：景观规划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是也有一些景观规划设计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杨：是的，现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常常出现毁坏本地树种或草种，再引种外来物种的情况，虽然结果仍是绿色的，但这一举动实际上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对生态的破坏。并不见得所有绿色的东西都是符合生态的，即使是植树造林，如果全部选择单一物种，最后也会造出一个“绿色沙漠”——虽然绿树成林，但在生态功能上和沙漠的功能一样。

这也是景观规划设计中经常存在的误区，要避免这个问题，相关决策者、设计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认识都需要提高。在景观学系，我们很重视景观生态学、景观水文学、景观地学等知识，要求学生在科学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最终运用在对土地的规划和设计之中。

师法自然，复兴民族文化

记者：目前世界上的景观规划设计趋势是什么？

杨：目前景观学有几个热点，首先是Landscape Urbanism，现在译为“景观都市主义”，但并不十分贴切。

之前景观设计在城市化进程中是以建筑或建筑群，即人工的构筑物等硬性东西作为基本单元，对自然系统重视不够。“Landscape Urbanism”提倡把建筑群与植被、绿地、地下水、地表水等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景观单元，作为城市化的基本单元。还有一种提法是Ecological Urbanism，可译为“生态城市主义”。

第二个趋势是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传统的基础设施以道路交通、给排水、电力电信等人工基础设施为主。最近有新的观点提出把绿地、自然生态系统、河流廊道等，都看作绿色的基础设施。它们不仅有生态效益，也有社会和经济效益。

记者：您怎样看待景观规划设计未来的发展？

杨：景观规划设计的未来在人居环境科学的总体框架以内。吴良镛先生一直很强调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融贯”特征。景观学像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一样，横跨科学和艺术领域，对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要求都很高，需要把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规划设计结合起来，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如果交叉学科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那景观学将有可能成为其中活跃而有积极贡献的一股力量。

从历史上看，景观学发展符合社会经济的脉动，世界园林发展的顶峰总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中国古代也是一样，园林建设在经济较发达的唐宋时期达到高峰。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水平正处在快速发展中，在世界范围内将重新达到高峰，景观学也会乘着这个趋势一起走上去。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景观园林的需求将越来越大，相应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重新占据高位时，景观或风景园林的发展也应该重新达到顶峰。

风景园林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外在显现。日本有种说法是“十年景观，百年风景，千年风土”，可以看出文化和景观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方面看经济，另外非常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而景观是中华文化自尊自强自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强国的必要的软实力，在这过程中景观学（风景园林学）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